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三十三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臣吳璥

吳文正集卷三十二

元 吳澄 撰

序

清江皮氏世譜序

長沙醴陵之皮分而為新淦安國之皮再分而為清江崇學之皮有商焉有農焉有士焉有預貢者有擢科者以至於有百里之宰有千里之侯其於醴陵參政公之

宗亦可謂無忝矣雖然范宣子言其虞夏以來保姓受氏之遠而叔孫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告夫德之立功之立言之立三者有其一則光其祖顯其族莫大乎是而非徒世官之謂南雄總管之子潛示予世譜故以穆叔之告范氏者告皮氏皮氏勉諸

井岡陳氏族譜序

有起自犁鋤之公相有降在皂隷之世家從古以然為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

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為貴豐城井岡陳思式譜其族自殿中丞始而中丞於晉公為伯兄其族可謂著矣余欲其知所警知所勉也而為題其端苟有省於是則亢身亢宗其庶幾乎

廬陵王氏世譜序

自宗子法廢而族無統唐人重氏族故譜諜家有唐以後不能然苟非世貴富多文儒族之派系往往湮淪而

莫考廬陵王氏自河東遷江南至今廿有餘世名隸選舉者衆矣中行述世譜以傳庶幾不忘本者王氏子孫繼此能自修以振於時則此譜之傳將愈久而愈光

詹氏族譜序

樂安多詹姓而崇仁簿一族文物尤盛詹族多文儒而貢士叔厚君學行尤卓何也其學同乎理其行殊乎俗也嘗倣歐陽氏世譜譜其族所以孝夫本原仁夫支派者用意甚厚斯亦足以見其學行之一端至於家庭父

子之告語俾敦天秩隆學殖貧賤者明義富貴者好禮則其言可為天下後世之丕訓非但可施之一族而已噫叔厚君不可復得予世忠以所修族譜示予予閱視竟於是為識其右方而重有慨焉

豐城縣孫氏世譜序

同造里之孫豐城鉅族也沂唐沿宋五六伯年子孫蕃衍綿延以至於今代有科名而官不甚貴家有恒產而貲不甚富人人被服儒術其間通經通史工文工詩之

人卓爾不羣求之它姓鮮或可儷雖遭歷運遷革之餘一族聚處彬彬文物視昔無衰殺也其里距吾崇仁之境僅隔一嶺風聲氣習大略相似而予嘗與其族之耆俊游故知之為悉泰定元年秋予在京閲其世譜第一譜吳興以後曠數百年失其系第二譜五世以後亦闕一二世莫詳所自姑置勿論斷自第三譜南唐倉監行琰為初祖以來凡十六世其六世宋元祐戊辰進士永豐知縣發號曰敷山其七世紹興乙卯進士江州司理

褒號曰楚山其八世廸功郎奇號曰玉隱皆以能詩聞亦有雜著當時稱為三孫其九世湻熈甲辰特奏名監潭州南嶽廟約之於乾道癸巳始倣歐陽譜譜其族其十一世紹熈癸丑進士臨湘知縣伯溫於慶元己未輯事跡以附其譜之左方前之譜未及載後之事跡未及錄者咸湻乙丑其十二世沅廣之大元至治辛酉其十四世隱求又廣之譜之重修已再而三事跡之續編亦再而三矣考據之審纂述之勤豈一耳目之力哉於此

不惟見孫族才人之盛而舊家文獻之足徵其可無夫子之宋之杞之歎也與示予譜者沉之族孫隱求之族兄用拙也

鄧氏族譜後序

金谿多著姓為撫州五邑之甲鄧其一也鄧自初祖至三四世派別為六第六派尤盛鄉部所貢士太學弟子貢進士科及第出身者不一仕于邑仕于郡為部使為朝官俱有之宋懲唐末藩鎮之弊兵農判為二農不知

兵而募無籍之人為兵國勢之弱由此靖康之變金谿鄧氏與傅氏起民兵翼衛有功終宋之世不廢民皆習戰猶有周唐之遺風二百年間鄰寇無敢犯邑以鄧傅民兵故也宋亡矣而鄧之子孫猶有貴富者豈特與國咸休而已哉令通山縣主簿希顏在宋時咸淳癸酉秋貢以詩賦選中第一名與予素厚善因觀其族譜為志其末云

羅山曾氏族譜序

鄫之去邑而氏曾猶邾之去邑而氏朱也曾以國滅改氏未及百年而武城子輿父子以學顯于魯歷秦漢晉隋唐又千有餘年而南豐子固兄弟以文顯于宋子輿師孔而友顔氏子固祖韓而禰歐陽其聲實殆將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曾氏之有此它族之所無也予於曾氏之傳系嘗獲覯南豐松江二族所叙記而知武城之後在漢為都鄉侯都鄉之後王莽時避地豫章豫章境内南城之甘山有曾崇仁之醎溪亦有曾蓋皆都鄉苗裔

也甘山之族一留居水口一徙居滕山一徙居南豐者於予固為四世祖計其伯仲季之離居當在唐末五代間而鹹溪之族有遷于吉之松江者卒葬金龜惟其葬之地楊曾所卜則其自鹹溪而遷松江者亦在唐末五代間松江之六世有居羅山者其八世有居流坑者予家距鹹溪十里知之為詳其族雖不大熾盛然比它族人丁最蕃衍年代最久遠自盛唐時已然松江之有鹹溪而分滕山南豐之自甘山而分先後蓋同其時甘山

鹹溪為二宗原藤山松江乃其支派而或疑鹹溪之曽出自藤山者無乃考之未詳歟夫藤山分自甘山之時鹹溪已有分適松江者矣焉有數百年前之宗原反出於數百年後之支派也哉大凡族系惟據譜諜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苟以意料而臆説則必至抵牾曽聖賢之後也羅山之派派自松江而居近鹹溪至于今尚存詩書禮義之風將有復興之漸予觀其族譜識而歸諸曽氏

盧陵婁氏家譜序

婁姓之顯在漢莫顯於建信侯在唐莫顯於譙郡公宋之季四明之婁亦有一二著名者今盧陵歸仙之譜本譙郡第七子之系在宋擢科者幾十與貢者幾三十然未有卓然名世者也婁天章以其父止善所脩家譜徵序語予謂族之顯晦不專繫乎富貴貧賤也苟位極乎公卿財雄乎鄉里一時固號顯族矣數代之後而消歇則昔之赫赫以顯者能保其不昧昧以晦耶然則何以

使之常顯而不晦曰魯叔孫穆子所云是已在乎德立功立言立也夫立也者表表在天地間久而不償不蹟也世之譜其族者不知其幾至今人稱歐譜蘇譜者何與以永叔明允之言立故也是豈以富貴而顯哉功之立則漢建信唐譙郡其人也繼今婁氏之子孫能如先世之立功斯亦漢唐之婁也况或能立德則又有過於二人者乎婁氏子孫勉之它人之序奚足恃所以久存其譜者蓋不在是也

睢陽王氏家譜引

王氏最蕃衍於天下考之姓氏書其所自出不一大率皆古王者後典午南遷為江左右族系亦有二曰臨沂之王曰太原之王今睢陽之王不知出自何系杭州推官家譜曾大父大父父無名諱而墓為河流所齧其譜當以諱用娶時氏韋氏葬忠義村鳳凰岡者為第一世用生珪生贇生昕為第二世昕初從事浙東宣慰司授將仕佐郎主丹徒縣簿擢充江浙省掾調省檢校轉承事

郎晉陵縣尹又轉承務郎杭州推官推官能吏治有聲績宜足以昌其子孫夫它族之譜葢以存既往譜之者何恐久而失次不可稽故而睢陽之譜葢以俟方來譜之者何俾三世至于百世續續而書也漢于公高其門曰吾為吏多陰德子孫必興王氏之有譜意亦若此與永嘉林君記之而予復有言是為睢陽王氏家譜引

青雲吳氏族譜序

初建昌之吳主崇仁簿壻于青雲鄉之張而家焉其地

曰蕭家巷後改稱石橋浸以蕃衍宋淳熙丁酉庚子癸卯如山如陵禮翼相繼與鄉貢嘉熙戊戌方叔入太學淳祐乙巳遂爲釋褐進士族之文聲大振邑南之滄原臨川之彭澤皆其分派也亦可謂盛矣時運既更凡舊族鮮不陵替獨此族之人治儒業有恒産視昔未替非其先世之所積者厚所遺者遠而然歟以視予者其十九世孫任字景尹故爲識其端云

横岡熊氏族譜後序

族可不譜乎上無以志本原之所自中無以志枝條之所分下無以志流派之所繫不譜不可也熊氏鉅族也在上古則三皇之最盛在中古則五伯之最彊所從來遠矣天下諸郡之熊未論姑以豫章一郡之熊言之其族之别奚翅數十族而昭穆莫相通也何也同姓而不同譜無可考也苟親族之譜不傳則數世之後其枝條流派亦將如旁族之不可考此熊氏原翁所以汲汲於譜横江之族與自叙其譜幾千言文辭博贍如廣藪深

澤羣奇衆怪層見疊出觀其文之浩瀚滂沛不可羈束因以占其族之蕃衍昌大未可涯涘云

豐城徐氏族譜序

豐城富城鄉之徐自宋末資政公以宿學碩望在朝鄉里遂稱爲名族公既歿而宋祚終令雖時異事殊然族之人猶有好習儒恥作非者其可期於復盛也與資政族曾孫宗禮之子本以其族譜示予爲識其左而還之

珠溪余氏族譜序

華蓋山之東麓有脩谷曰珠溪余氏一族居之靡它姓間雜且三百年矣其初一人之身蕃衍至二三百户六七百口雖無甚富之家亦無甚貧之人皆有土田或自食其力以給父母妻子之養尚質實不尚浮虛所謂山深民俗淳縣遠官事少者逮予之外舅玉甫始為儒應宋末進士舉玉甫之族孫璲嗣為儒應令日進士舉璲慎行循理庶幾乎學有根柢譜其族自祖傳四世世五世二幹分五支十世而五支之分凡三十有一亦族之盛

大永久者哉或有去故里居于它所尋究裒集紀錄罔

遺悖本厚倫之道也乎是以嘉之而序焉

東川陳氏族譜序

家之有隆有替猶國也天朝得南土以來微賤崛起赫

赫稱雄者比肩接踵舊家之能如昔者固閒有之而亦

寡矣樂安東川之陳自宋代號為著姓既富且文入國

朝五十年而族之隆視昔未替它族鮮或能及也非其

先世之所積者厚所遺者遠而然與庭芝敦謹士多子

多孫而皆肯學萃族中之不隊其世者重修族譜以示後人所期一族之子子孫孫殆未易涯涘也庭芝名文秀云

桐木韓氏族譜序

宋東都百六十餘年閒氏族之大莫盛於韓吕二家而韓氏二族尤莫盛於桐木韓家桐韓繇參政忠憲公億始盛其盛也非但名位功業而已皆知以禮義學問為事少師維兄弟常親二程南渡後丞相繹五世孫元吉

最厚朱呂其寓洪者予識國材梓炌炣其二子也是為忠獻第四子職方繹之後國芳桂之子炳正是為忠獻第六子丞相績之後曰垚曰珪則忠獻第二子舍人綜之後於梓為諸孫行春秋之晉大國也國猶競而世家貴族已或降在皂隸自金人取中原皇元一四海更二大變而韓氏至于今有子孫宋之祚已終韓之澤未泯炳正以其族譜示予卷首南澗公一序足徵之文獻也因有感於家國隆替興亡之故而志其左以寄悲慨云

宜黄譚氏族譜序

宜黄譚氏之族宋末號為盛大家富而有貴焉其在國朝受朝命亦五六然盛大者一二支而已衰微者固多也甚則絕族有舊譜而不該徧今之新譜上所逮知者推為第一世之祖下所逮見者載至十五世之孫廪廪然懼久而失其緒紊其次也其心蓋厚其慮蓋遠矣哉修譜者誰十世孫觀也

竇氏世譜序

燕山賨諫議一椿五桂自宋興之初逮宋亡之後傳至于今餘三百年乃有住世間而出世間者尚友箕子管幼安於千載之上是豈但與它族之賢子孫相等倫而已哉斯人爲誰諫議公之十三世孫名神清字神清者也

龔氏族譜序

樂安諸鄉之族其久且蕃者龔坊之龔其一也蓋出宋初至於今十六傳中更兠禍室廬燬而譜牒逸一德字

汝明者始追修之克昌字士龍者又補完之仕字希尹者及士龍俱叙其端唯恐前之遠而迷其原後之多而紊其派也立心厚矣在先雖未有甚貴甚富之家而亦鮮有不才不肖之人敦尚詩書持循禮法各務本實以殖其生依稀淳古之風焉張子曰子孫賢族將大然則襲族之渟涵而未大發洩也其將有俟張子之言豈誣也哉

宜黄吳氏族譜序

吳為宜黃崇仁大姓也舊矣而宜黃之吳自朝散大夫公以五舉特奏名佐邑奉直大夫公以一舉正奏名參制置司議遂以貴顯又其一初也奉直之子有世祿而官至儒林者有世祿而官至通直者有鄉貢而恩科如其祖者其孫一與貢一登科而其曾孫一又有以武爵仕者其元孫一人貢於宋一人仕於國初為永春主簿予與主簿君交遊如親兄弟惜其不得年以卒之二十四年其從子京玉以其伯父所修族譜示予覽之慨

然噫吳自朝散以來至於今殆將十世而六世之間正科者二特科者二貢者凡五仕者凡七富而賢者振振如也其族可謂盛也已覘國之興者以其人才之衆驗家之興者以其子孫之賢吳氏之興其未替也夫予悲主簿君之不可復見故為書此而還其譜且以儆於其族之子孫云

龍雲李氏族譜序

嬴秦以前國國有本系李唐以前家家有譜牒宋以後

微矣賢士大夫往往自譜其族如歐陽氏如老蘇氏其章章可稱者也予所見諸族之譜不一或志在追遠或志在合異不免涉於傳疑今覩永豐龍雲李氏之譜譜其所可知而已遠不必追也異不必合也確乎其為傳信之書可以為脩家譜者之法矣譜自諱德昌字天德者始譜之者其八世孫慧孫字景能以示余者其九世孫濟老字濟可嘉其譜之善而識其端者臨川吳澄也

宜黃曹氏族譜序

凡世之望族莫不以仕宦科名而顯宜黄未置縣以前有曹姓㢘郡檄監黄田鎮鎮既陞縣留而不去家于縣西之十五里今其地名曹坊監鎮為曹初祖其三世當宋熙寧間以特恩官太常奉禮郎者其五世有以邊賞由承節郎遷保議郎者又有一家父子三人俱以捍寇功補承節郎者至六世靖康丙午鄉貢終攸縣丞者奉禮之曾孫將也至七世崇寧乙酉鄉貢次年丙戌登科者保義之孫時脩第八世嘉定丙子鄉貢者保義之曾

孫萬也逮九世尤盛開禧丁卯鄉貢嘉定戊辰登科者工部員外郎錫也繼此鄉貢者次貢庚午金旁睪也次舉癸酉其弟鎰也又次舉丙子而金旁睪與其從弟鑑族父萬聯貢焉嘉熙戊戌入學者鐙也金旁睪再鄉貢嘉定癸未又入學十世而其子衍端平甲午鄉貢嘉禧乙未登科仕至衡陽縣令應弁亦與族父鐙同年入學應旂以寶祐戊午轉運司貢名金同是年鄉貢林咸淳癸酉鄉貢而宋之儒科止矣曹族登科者三入學者三

貢于鄉貢于運司貢于國學者十三四特科而官蔭授而官子貴而官者累累有在宋季所以號官族儒族而望於其邑者也宋祚已訖其子孫能保守家産傳習儒業者猶有人其十一世直翁名金之子也嘗因其族譜類輯一世至十世之年壽卒葬及仕不仕頗周悉其十三世理衍之曾孫也又以其舊譜求予序予嘉其克世先世之美將期後世之昌也不自隕隊可稱曹氏之賢子孫乃為序其譜云

巴塘黄氏族譜序

樂安一縣四鄉之富家大姓非一予幼年稔聞衆口夸談宗支之蕃衍文物之光華聲譽之烜赫者巴塘之黄為盛相去雖不甚遠而足迹未嘗一造閭在它處邂逅其族之士流不滿十數老年便道經由行人指示諸黄興隆之地徒有蒿莱瓦礫閴寂慘愴為之傷心然不獨諸黄之居為然也及今乃見其族譜頗究黄族舊日聲譽之所以然它族有唐五代以來五六百年之家或三

四百年之家而黄於宋祥符七年甲寅始自華容僑寓于此葢止父子兩人第二代葬其第一代考妣之二喪于巴塘第三代兄弟凡四其仲生康定庚辰距來時二十七年矣凡弟悉巴塘所生也其初力穡務本一再傳後家産漸饒叔氏無曽玄惟伯仲季胤胄衆多仲為最伯次之季微不及逮宋既南渡浸浸雄大子孫日趨於文祥符甲寅越百九十一年為嘉泰甲子犨端預鄉貢寶慶乙酉至咸淳甲戌五十年間而貢于鄉郡者九貢

于漕司者二升于太學者亦二正科仕為縣宰官承議者一特科仕為縣倅官從事者一太學舍選庭對仕于京國官修職者亦一此黄族極盛之時也今稍衰替而猶有人不隊世資不廢儒業淳熙末名筠者譜其族系紹定庚寅冦燬譜亡寶祐中名栝者重修名崇實者將鋟木不果景定中名楷者因栝所脩而增續之名三傑者作序皇元至大戊申名紹復者潤色舊譜鋟之以傳并刻初三代所葬地圖凡栝之孫復亨又備其所未備

請予序之予觀黄族之盛雖不如昔而其苗裔汲汲欲傳其譜於遠久黄氏其將復振乎昔之作序者字用之老儒飽學予七十年前所識今之請序者字見可俊秀能文近年數數過從焉

吕城劉氏族譜序

樂安忠義鄉吕城之劉雲蓋鄉雙龍之分派也族人雖不甚蕃衍而吾所及見心術皆良善倫紀皆篤厚習尚皆文雅無它族輕浮澆薄詭譎麤鄙之俗昔有東甫嬰

吾祖姑李平李德祖姑之二子也李說與予同歲生老而愈款密其餘之尊卑長幼亦多舊識祐甫治進士尚書義馳聲子李行儒業行俱修不忝其先拳拳用意於族譜之一事既成有檄檄其族有序其譜韓子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讀其檄與序信矣夫而予所以嘉其族之良善篤厚文雅者豈溢美哉李仁之子祖脩李說之子潤之持李行所述示予故為識其卷端而歸諸劉氏

原書卷次訛誤

金谿吳氏族譜序

嘗見番昜吳氏世譜推而上之以達于番君又推而上

之以達子延陵季子續續相承罔有間斷盖悉心勤意參合諸郡諸族之譜而成自喜其備予獨疑焉夫吳以國氏儻非其後以改姓以冐姓以異姓為後亂其族則天下之吳無一不出於泰伯仲雍不待世系可考而始可信也司馬氏作史記時諸國譜諜具存然燕世家召公九世至惠侯已缺其傳次名謚彼有國之君也漢初去古未遠尚有不可考者况國滅宗散子孫降為士庶人而由周至今寥寥將二千載果何所稽憑何所証驗而一一

皆欲譜其世得其名哉昔南豐曾氏自叙遡漢都鄉侯上接子輿子晳歐陽公不以為是豈非欲其傳信也乎今觀金谿譜以宋初諱詞者為初祖傳至于今十有四代如荆國王丞相世家譜所不載族分派而失其次者不追補而强合譜其所可知不譜其所不可知最為得其實其族貲産盛文儒盛宋之季以科名顯者相踵而宋亡矣詩書禮義之習逺今猶前日其盛未替也予嘉其譜之善故識其端以為駕虚翼僞自欺自誣者之戒

云

雲蓋鄉董氏族譜序

唐改臨川郡爲撫州疆域之廣亞於洪吉贛而文物聲明甲於大江以南之西宋三百年間一家一族儒官之盛樂曾王蔡晏五姓爲首稱爵位之崇王曾晏最樂蔡次之科名之稠曾蔡晏最王樂次之樂安雲蓋鄉之董計其科名多於曾蔡與晏校其爵位亦在樂蔡之上而論者不以擬于撫之五姓何也盖宗南渡以前董極盛

之時猶隸于吉紹興中年撫增置樂安一縣始割吉之雲蓋鄉隸撫由是董氏乃為撫之屬民今董之隸撫也久矣則尚論撫之世族其可遺董氏乎董之裔有慶重修族譜甚悉其弟天泰持以示予予于是而益詳董氏之盛每貢舉之年預薦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擢進士科近三十人武舉特奏世賞異路而仕者不與通撫之六族而論仕宦之衆莫之與倫至于今從事辭章者不匱雖然昔晉范匃

具陳其家族歷千數百年之久而魯叔孫豹以為保姓受氏世祀之不絕不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六族之儒科仕宦則均而惟南豐曾氏荆國王氏可以當言之立繼此董氏之子孫儻能立功立德則其不朽之實將與孔門之顔閔周室之太召有商之伊傅唐虞之臯契並其德立其功立下視曾王二氏之言立且不足貴而超越五族蓋有在科名爵位之外者董氏之子孫其懋哉

中山趙氏家譜序

人之為人也有大經焉有大本焉其當然者與生俱生其固然者不與死俱亡也而能不虧天地之畀付者幾何人哉中山趙德齊自敘家譜以述祖四言詩及思親五言詩聯係于後哀死事生篤近追遠藹然良知良能之發見惻愴懇至字字由衷與身不行其事而口姑為是辭者迥絕不侔也嗚呼德齊於倫紀之大經若是真篤行君子哉雖然二五之運參差雜糅氣質所賦不一概也肫肫切寔者或不能不晻曖乎其大廓廓高明者

或不能不忽易乎其小自聖人以下鮮有不偏予始遇
德齋敬其端慤而已浸浸親容而與之語乃知其洞徹
大本如披雲霧而覩日月也葢涉歷二氏約而歸之吾
聖人旣升切實之堂又入髙明之室斯世也而有斯人
也即纍然山澤之癯被褐懷玉世莫之知抑亦以知我
者希為貴歟昔臧武仲言有明德而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者弗父何宜有宋而不有故其後有正考父之賢孔
尼父之聖也夫以神明之胄於今為庶而希賢希聖猶

有其人則所謂明德不當世而其後有達者詎不信矣
乎德齊名由齊秦康惠王之苗裔云

吳文正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三十三

元　吳澄　撰

序

送彦文贊府序

彦文之先西北人也往年父倅臨川郡而彦文生比長能屬文皇朝貢舉取士以其藝試于有司至治癸亥與貢泰定甲子賜進士出身授華亭縣丞將赴官蘄言於

予彦文少年擢儒科移其才施於政必頴然異乎衆顧予耋耄昏瞶雖有言亦何能有所裨益哉竊覩吏選入仕之人循資格歷歲月戞戞乎其難而儒科之變化甚速人所歆羨以為榮我仁宗皇帝之貴儒抑吏也葢以吏多貪殘而儒流知有仁義故也仁者之臨民惻然有慈愛之心義者之律己凜然有髙潔之行或不能然如當道之豺狼傷人害物以自肥而無盈饜如倚門之妖冶目挑心招以求利而無媿耻夫如是則饞獸爾賤娼爾

吏之稍自重者猶有所不為而儒流乃為之寧不為彼所笑而亦何以報答明時崇隆優奬之意乎夫人其面而獸其心官其身而倡其行不惟君子所不齒抑亦衆人所同惡也彦文知仁知義之儒斷斷不為是有不能如彦文者儻以吾言曉之庶其疾之有瘳乎

送趙宜中序

汴人趙宜中先世任征商之職而家于歙其父學易為通儒仕不擇官官不擇地序庠之清淡州縣之塵勞靡

不涉歷處之裕如有不怨遺逸不閔阨窮之量宜中受教家庭以易義試進士科泰定甲子春賜出身丞廣陵郡之如皐辰旅人夕品官變化甚速非若其父之備嘗艱勤矣盖易之功也雖然易非梯利禄之具也今幸以易而獲仕凡律身凡字民一一於易之道無違焉其殆庶幾乎豫之時孰不迷溺於豫獨六二以中正自守而上下之交無諂瀆此持身之得其道者也在上而能益下謂之益上九以剛居上不能益其下故民莫之與而

傷之者至此臨民之失其道者也易之道不可勝窮也姑舉其二以為之兆子之仕宜必有以異於人使人人皆曰仕果不可以不知學學果不可以不知易如是而後可不然豈特招儒科之尤抑亦詒家學之羞宜中字心道云

送葛州判南歸序

豫章葛君貴純甫潤玉其名其為人也潤如玉其為文也潤如玉可謂實稱其名者矣授教臨川郡六年終始

如一日學校之政一皆公心直道粟布之出納毫髪不以自汙詞章囿韓歐法度中非率意肆筆而書之紙者官滿造吏部授南豐州判官予時在詞舘心欲得如是之人而時之所尚不論實能必也工鑚刺善伺候而後可僥倖於萬一以遂所求而君豈肯為是哉不惟足不一躡權勢之門雖如予之最相知僅僅一再見見則談問學談古今一語不及利達部注甫定則翩翩南還噫如斯人者吾見亦鮮矣君之家世以儒顯其大父貢于

鄉者再其伯父貢于鄉者三其父繇再貢登進士科官承直郎兩浙運管其父翁王水監亦名官其淵源漸漬所以陶其德器暢其辭枝者固與白屋新進之士逈不相侔然昔吾夫子已起鮀朝之嘆而况今乎君亹亹清言而恂恂不為侫短小不踰中人又不能以軀幹雄偉駭衆視茍取人以言貌何從而遽知君也耶予嚮之居鄉也以鄉之得此師儒為幸今之居官也以官之不得此僚佐為愧故於君之去也不能無介然于懐焉

送曾巽初序

世家冑子仕于朝慱記覽尤諳於典故能文章尤工於制誥者吾於今見翰林侍講學士袁伯長應奉翰林文字曾巽初二人焉巽初前代監察御史追封武城伯之季子近時翰林直學士益初之介弟也處翰苑垂十年方將循序而升一旦浩然有歸志余以老病竊為慙聞巽初之歸欣然願與之偕巽初儒中之傑而樂與方外高人遊終夜靜坐世慮澹然碌碌嗜進戀戀人爵者庸

詎測其高情遠志為何如哉昔錢澹成學士未達時陳希夷嘉其有神仙之風骨麻衣道人以為急流勇退人也其後澹成繇翰林學士知制誥躋政序盛年解機政果如麻衣所云然則急流勇退者雖未至於神仙其亦神仙之流亞歟巽初歸矣其俟我於武城之塾

送畢宗遠序

昔漢之取士每以先聖之術當世之務並言蓋不通世務者不能以有所為不明聖術者不能以有所守二者

有一之不具不可也故必兼能而後謂之有為有守之士令之用人於儒學吏事不偏廢亦以是歟汴梁畢光祖僑寓溢江其父出仕命之居守于家秩秩然無不理也截截然無不齊也一一順承其父之志而無違德化縣學素無廩給禮殿將圮官職往往以不可支吾而去郡縣推擇其才俾攝學事曾幾何時能勸率鄉之士類一新孔廟宏壯鉅麗為諸學甲甓甃圬鏝廟貌器物纖悉完整若不勞力然以其治於家者覘其他日之移於

官以其試於小者覘其他日之於大於是而信之其才之能有為矣剛直而不苟徇寡特而不妄交曰問學於予與之言聖賢之道悠然有會欣然有得而非耳聽面從者所可倫於是又信其志之能有守也憲府辟為屬吏可謂用之適其宜矣乎雖然吾猶有虞於子才之優而優者不可恃也志之介而介者不可滿也恃則常哆然若有餘滿則常慊然若不足哆然則所為有時而大過不慊然則所守有時而不及彼未知學者未可與議此

子既知學矣而知之非艱也其尚惕然思所以自警自勵哉

贈清江晏然序

吾座主清江黎先生之孫婿氏晏名然所同字也任播州儒學正滿如京師謁選過予而行然之婦翁與吾子年相若然與吾孫年相若予視之猶孫也於其行既無財以贐之可無言以贈之乎然之才藝自足為今世用前應奉翰林文字范悖德機所授之徒故翰林學士元

明善復初所造之士也德機清苦自持家徒四壁其淑人也甚不茍復初英邁自恃眼空四海其進人也甚不易而然之學也得不茍於教者為之師然之仕也得不易於合者為之主是豈可與常流例視哉今然之行也將求人之所貴而已夫人之所貴在國有定法在身有定分無巧智術可以助然之求無奇計謀可以速然之得予雖贈言何能分毫有益於然哉而不能已於言者以寓吾之情焉爾抑予之所聞貴有二有人之所貴有

天之良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此人之所貴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之良貴也然也既得人之所貴而以長者遇予予當以天之良貴告斯貴也然固有之然之然聖人亦然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斯貴也不考格於吏部不受恩於宰相自初品至極品皆可自致而不資藉於人然令其往哉斯事姑竢他日

送李晉仲序

金陵李桓晉仲為上饒縣教諭至治癸亥與進士貢泰

定甲子春試禮部小郤聖恩隆厚以龍飛初榜特加優異受餘干州教授去晉仲金陵著姓也其遠祖襄國公慶歷六年登科其大父通直君淳祐十年登科晉仲狷介之行精深之文人謂掇世科如拾地芥易易爾今雖未成進士然亦解褐衣服命服矣知之者猶以為屈而晉仲凝然不以動於中彼得志則驕倨盈溢旁若無人不得志則隕穫沮喪幾欲無生真所謂斗筲已夫蓋士之所尚者器識予以器識觀人而知晉仲之可大受也

喜之之至是以不能已於言

送李見翁廵檢序　升詩

往年儒學官之至吏部者員多缺少當路通其變凡應注教授之人俾借注警邏之職吾鄉李見翁以將家子讀儒家書而又工象胥譯鞮之學㑹公朝差官定兩廣選由象州蒙古字學正授柳州柳城東泉鎮廵檢將赴官詣余別竊惟文武之伎能番漢之語音軍民之政事見翁靡不諳練予復何説獨惟儒生習氣素慕柳柳州

之文每誦羅池碑意柳子猶生也儻有公事上府其往訊前刺史之靈昔之春猿秋鶴精爽今何如也它日官滿來歸尚以告我詩曰

武事家聲从文儒國語精初官嚴警邏美譽聽甸甸南海鯨蜺靜東泉牛犢耕儻因公事出一酹柳先生

李季度詩序

李季度吾之異姓兄博覽彊記真豪氣數奇不偶家貧身賤發於聲音往往泄不平之鳴才贍思敏所作詩甚

富存者無幾孫宏祖嘗持月航舊藁至予序其卷端令歸收拾墜遺今再示一褒曰近藁殊未能得數十之一也不幸沉泯其人又并沉泯其言乎惜哉季度儒流傍及方伎涉獵長生之説精專救死之術予昔養親每借助焉予親既逝後三年而季度亦歿大德庚子也噫三十年矣見其詩惡乎不思其人

送臨汝書院山長黄孟安序

臨川郡城西南門之外有臨汝書院規制崇敞宋淳祐

閭常平茶塩使者所建也予昔遊處其中有宿儒揭領於上有時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談道義論文章者彬彬也晝之來集者如市夜之留止者如家皇治聿新黌舍仍舊予于城府之跡浸浸踈矣臨汝為弱年遊處之地便道經行間嘗一至則霤外之蓬藋如翳楹内之塵坌如積不聞人聲簷雀之啾啾不見人影而見穴鼠之纍纍其墻壁室屋東傾西頽上漏下濕為之悒然憮然而已又其後也舊存之樓閣踰六十年而一夕

燬於火新竪之棟宇費萬餘株而一旦摧於風不特人禍亦若有天罰焉無他長之非其人也敝極必復蓋理勢之循環數年以來聞見頓異廩有餘粟矣帑有餘幣矣齋廬有弦誦之人矣傾頹漏濕者修且完火燬風摧者亦復歸然跂翼翬飛矣何以前如彼而今如此也得人焉爾人為誰山長廬陵黄頌孟安也一書院之弛張隆替關係其人信乎用世之不可以無人也孟安部郎官之曽孫部以儒科儀範鄉里至今人誦其遺文孟安

不墜其家學不泯其家聲畀以黌庠遂序之事㤥㤥乎辦之有餘而未足以展其才也至治二年冬考滿受代將謁吏部選有數千里之役予無財以贐其可無言以贈乎孟安氣貌溫然粹然館閣器也家學誠善矣益思所以懋其學家聲誠美矣益思所以宏其聲未有學優而仕左聲大而響微者他時館閣之望固亦今時庠序之餘也官怠於官成尚其毋怠於官成之後哉

送江州路景星書院山長呂以能序

士大夫以家事視官事則何事不可為然自人心不古苟非利於其身私於其子孫者往往不肯為肯為之者亦不敢為其不肯者志之偷也其不敢者氣之餒也於是乎習以成風凡莅官之處視猶傳舍俟滿而代則脫屣而去誰復以家事視之而為永遠計哉脩水吕以能名家也累任學官所在以才能顯生徒之養靡不周也黌舍之修靡不完也一切當為之事靡不舉也前之教南康縣學也有稻田一區約數石畝為豪家所有者八

十餘年以白于上司而復其土後之長景星書院也有魚湖八所通數百頃為豪家所有者四十餘年又以白于上司而復其土夫瞻學之産諸人毋得爭占綸音昭昭布在天下疇敢不欽閣而不行罪莫大焉學官豈不知之一發其事則公府有對辯之勞私家有仇敵之怨是以畏憚退避而不肯為且不敢為爾非以利於其身非以私於其子孫而曠日持久悉心殫慮不憚其勞不避其怨卒使强者狡者力無所措謀無所施辭窮理屈

而服學院養士之庭得還其舊非視官事如家事其孰能然以能篤意文學尤工古詩事上接下各得其懽任盱江學録時甚為寓公程承旨所禮每推許其文墨議論可謂才士也已長景星將受代諸儒有詩章美其政予適留盜浦獨摽前後二事以序于卷端以為世之居官辦事者勸嗚呼移是心以辦他事於事何所不濟推是事以居他官於官何所不宜吕為許國申國之後日壯而南綿綿延延以至于今遺澤不泯聞人不匱以能

猶未然也海也月也果且有消長盈虧乎哉蘇子不云子亦知夫水與月乎知海之無消長月之無盈虧則人命未嘗有榮悴休咎也斯不惑矣而世蓋未有能知之者也

贈王相士序

中州王生年少而多能既能醫又能相寓荆門之當陽謂京師衆大之區人物之淵藪於是挾二技而來遊將博其所施廣其所覽也夫二技者能其一已難而兼其

二尤難竊嘗聞古之神醫望人顏色以見其病不待問證切脉而後知斯殆與相人同一法扁鵲得長桑君之傳洞見人之肺肝則不但能察外色之顯并與内臓之隱而一目瞭然矣其目亦神矣哉以此目而相人雖咸負又何加焉然則醫與相二術固可通為一也又嘗聞相人之術相形不如論心形顯而易見心隱而難知故也生於所相之人每言某賢某否某正某邪是隱而難見之心且能燭之則夫顯而易見之形其孰為貴孰為富

又何難辨之有故予喜生之能相心愈於世之徒能相形者也然生之至此也熏炙名利之都府所相皆達人顯官其貴其富各已前定予不復問他日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有耕釣之夫果為賢果為正而可伊可呂者儻識其人予之所願聞也生以德元名朝佐其字

贈篆刻謝仁父序

古之天下書同文書之用大矣而右武者云書止記姓名不其小歟然自篆廢隸興晉唐以來楷書相尚而古

書法泯如也近代圖書之表識竿牘之緘題古書法乃猶以記姓名而存一二謝復陽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予每視其纍纍之章而喜豈真為其筆法刀法之工哉蓋庶幾其存古而將與好古攷文之君子徵焉

贈竹隱醫士序

昔扁鵲秦越人得長桑君之術以醫行天下遍歷諸國往往各隨國俗所尚變易其名以售其術或為帶下醫或為小兒醫吁秦氏誠多能然巧於售其術也亦甚哉

故一望桓侯而識其有疾可謂見病於未然者矣桓侯之不信也反疑其好利而以不病者為病竟至於死夫孰不以桓侯為愚噫豈惟桓侯哉世之安其危利其菑諱疾而忌醫者總總而是也醫能治之而弗使此洛陽年少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豈獨桓侯於扁鵲為然哉然則為越人計者宜何如曰深藏而不市必俟夫人之求不得已而後應自貴自重於已庶乎其見信見用於人也或曰子為醫者計則可獨不為病者計乎且無乃楊

氏為我之學而非仁人扶危救急之心乎曰然救急扶危仁人有是心也危且急者不我信不我用也則柰之何哉必夫人之見信見用也而後救急扶危之心得以遂善售其術者無他亦唯自貴自重而已矣吾是以於竹隱醫士之行懇懇為是言也竹隱隱於醫者也一旦犂然以詩從史之行四方是欲顯其術也吾之意唯恐其術之不隱愈隱則愈貴愈貴則愈重愈重則愈信愈信則愈用愈用則雖以隱自名而其名豈終於隱哉歸

覿蕭令君試以吾之言問焉

送謝見山序

人有一憤激感發而前後若二人者故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謝峴見山以地理術遊臨川清江諸郡所至避席樂安夏氏尤尊信之既而夏從他師窺破秘妙禮謝頗不如昔謝憮然自愧竟去未幾再來則其術頓進較夏所得靡毫髮殊而又加密焉夏乃大敬服其師亦大敬服唶唶語余余初未遽信驗之果然於是益大敬

服夫江西之有是術也盖自唐末通禁有秘文者避亂而南授之贛人流布浸廣然其術往往秘而不傳傳者非其真也剽其似冒其號叩人門户而自售者奚啻百千萬人見山之術已盛行於時能不自足深入雩都禮碩師而師焉遂得其真一蹴而可接楊曽二氏之傳吁異哉余觀今世所謂儒能舍已從人而至其所未至者寡矣儒家不能而術家能之可不謂百千萬人中不一有者乎雖然余竊有慮已之能不多有人之知者亦不

多有百千萬人而不一知也今而再過昔所經從之家彼視其外猶昔也孰知其中乃大不然而其目非復昔時之目哉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古所嘆也雖然世無智人福人則已有則必識必遇見山其行將有竦然驚駭以為天仙降于人間之人也聰明絕人者也天將昌其家者也

贈鄧自然序并詩

天地間六氣少陰君火之暄和不為病陽明燥金之清

肅雖能為病而其病亦微非如厥陰木之風太陽水之寒太陰土之濕少陽相火之暑中人傷人之甚也然寒暑濕之中傷也或專一氣或合他氣其名證亦不繁雜故治寒治濕治暑者曰寒曰濕曰暑而已獨風之一病不止曰風而曰諸風蓋風善徧善散不一名不一證必曰諸而後足以該之寒濕暑之病則不曰諸也今世醫流大率治四氣中傷寒為先務若風之多名多證或不能一一徧治也於是風有專科焉有秘傳焉論者遂視

風疾與勞氣腫三疾同謂非專科秘傳之醫不可也嘗見病風者醫不能治又不遇專科秘傳之人或久而不痊或危而不救悲夫青雲鄉祈真觀道士鄧自然專科醫風其秘傳有自能愈數十年不愈之疾吾覩聞其神驗數四矣有此奇術而知之者猶鮮自然亦珍重而不衒鬻因嘆古之為國每患無賢及至有賢不知不用何以異於此哉醫能治病而不使賈太傅之所以痛恨也與乃作詩贈自然曰

治風偏了諸風狀論病推為百病先林下散人宅想淡

橐中秘訣此科專屠龍不費家金學扁鵲親逢禁藥傳

多少世間醫國手實高名晦亦堪憐

送陳景和序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里中陳景和自祖父以來有

恒產值數多奇喪其土田雖無恒產而有恒心自若也

以其力從事於醫資質敦厚端謹與人言惟恐傷其意

所行惟恐有愧於天恂恂善士也如是而為醫庶乎其

有恒者矣夫醫者伎也而景和有士行躬士之行執醫之伎是豈專方伎家所可等倫哉余聞醫者必有陰德況有恒之醫乎有陰德者之受報於天也如種之必有獲然則景和豈終困哉

吳文正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 卷三十四 五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臣吳 璥

吳文正集卷三十四

元　吳澄　撰

序

送何太虚北游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而知天下何以游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

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或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彛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

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於上國也奔趨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於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

可以寇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槖既充則揚揚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為道後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頴敏之資刻苦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余知其心也士之能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

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挾其所以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韋陶文不韓柳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闞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令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明識日長而志日超跡聖人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

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兄余謂之為弟云

送廡克赴浙西照磨序

皇慶元年春正月國子司業吳澄以疾去官就醫於江南三月勑國子學生廡克授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命下給驛騎趣就道夏四月克至江

南過家省親余留金陵適相值喜克之學而仕也克表
愿中眙躭書如理絲射侯必循縷尋緒端括審的試之
事雖勞傑不辭使之言善達彼此情未嘗不底於成未
嘗不稱人意號才辯者俱讓其能未之或先也余已是
知克之有用仕其可充勳閥家也不以勳閥進而以學
業選異哉憲官之屬此其底職優事簡莫是官若培德
植藝莫是官若學矣而仕仕矣而學烝烝日罔已他日勝
巨任實由此基之將光於前勳俾廉氏休閑逾大逾遠

其不在充乎不然非余之所幾於充也

送趙仲然赴循州長樂縣主簿序

新安趙仲然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而尤專意於易夫易未易明也皇羲始畫一奇二耦二而八八而八八其圖大不盈尺而天地萬物悉具其中學不至知天者未之或知以之而筮則其用之一端也文王周公本諸其畫繫之以辭雖為占筮設事則民用言則聖藴是以如天如海莫可窺測夫子十翼以來明之者幾何人哉

漢魏至唐註釋非一李鼎祚集三十餘家其大概可覩已
宗代諸儒漢唐所未有皇羲之畫邵子明之矣文王周
公之易則亦各明其所明明理至程子而極明占自朱
子而始項氏平甫宗程而明辭蓋得其六七朱子發祖
虞而明象十僅得其一二也朱子非不知象之當明本
義惟大壯說象也卦則否豈非以其不易言而不言歟
蔡翼朱者也徐翼蔡者也師之所闕亦復闕之近年談
象者紛紛愈博愈詳而終不免於疵也然則易豈易明

哉予之愚陋有志於斯者數十餘年然黙識而不敢一出口葢在我則未易言於人則未易與言也若仲然者庶幾可與言易矣去年初識於金陵以有行役而不暇於言今年再遇於金陵又有行役而不暇於言不知何時可以竟其言乎仲然昔為師儒今趍惡地為小官或疑其下喬而入幽予謂不然易之書言若卑淺而實至高至深易之道雖曰高深而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地無美惡官無大小道固無乎不在至官之日時其飲食

適其寢處使邪氣不能滲勿以荒遠而鄙夷其民撫之如赤子治之一如中州內郡心無愧於天地事可質於鬼神易之道蓋如是憲使鄭公非它吏比視其所行必有得焉異日北歸過予予先觀所以能合乎易之道者然後相與共論易之書

送陸教授序

自漢以來郡有文學而以教授名官自近代始蓋授可能也教不易能也呻其佔畢習其句讀授而已教不與

焉夫教也者此行而彼效之之謂也虞廷五品之教曰六德六行孔門之四教曰文行忠信文者豈佔畢句讀之謂我國朝設官循唐宋之舊路府州俱有教授余至中朝覲彼所謂教授者聚生徒數十人日從事於佔畢句讀雖未能知其教何如而授之職則不曠矣江以南或不能然凡授之事往往於教授之下别立一職以掌授且如此教其可知也問教授所職何事則曰吾有政問其政安在則曰稽錢穀也繕治黌舍也夫是二者貨

殖家一奴營造家一胥所可辦也而教授之職固若是乎噫總總而是也可嘆已浙西陸君經爲教授敦朴詳謹其始至也士之譁者或侮或慢或笑或嘲而君弗與較越一年翕然定越三年靡然化深者革心淺者革面似若不令而從不言而信非能以身教者歟若是而教其可也彼授者其末爾陸君於財計一毫不私而人服其廉於房舍一日必葺而人服其才兹其所以不令而從不言而信也越六年代者至人士愛之敬之如父兄而

惜其去華其贈送之言盛其祖餞之禮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人也夫豈偶然之故近年縣教授而司民社者率以貪敗以庸不任事棄君不但善教也而又有政屢攝州事沈審簡重吏不敢易視克其廉克其才使之從政也何有教授云乎哉

送皮昭德序

聖門之可使從政者賜之達求之藝由之果也清江皮滔昭德承父澤出仕例當赴省部給使以試其能其行

也西江數邵之士相率為詩文以贈之而請益於予予謂三子之達之藝之果雖未易能而予於國典俱諳曉亦云達也已於世務俱練歷亦云藝也已於談鋒事機俱敏決亦云果也已概以異代取人之志如所謂言辭之辯正如所謂楷法之遒美如所謂文理之優長靡不綽綽有餘以予之能試於今宜無施而不可余既嘉予之才又嘗進予於聖門學者之列達而守之若愚藝而處之若無果而發之以徐夫如是不矜己以急人之知

而人自知己必曰是真可使從政者也而子之登膴仕者有日矣

送程鼎實序

凡冬大雪來歲必大熟松脂入地久而為伏苓為虎魄是何物也陽氣閉藏而不發泄則地力厚而生物也茂木之滋液於葉者未易遂則灌注本根凝為靈藥異草理固宜也世之賢人君子可以大用而不獲盡其有餘不竭之澤流衍於後往往如此月岩先生程公明戴氏

禮貢于鄉選於上庠褎然爲多士先志行清峻嚴恪不苟合不輕進而温然四海爲春之意行乎萬仞礫卓之間嗚呼使公而展所藴名公卿也而被其澤者幾千萬人然而嶔崎歷落年餘五十乃擢乙科官至經府元僚而止歷數肇始以康寧壽考終焉乎乾坤龍戰之會鮮或不傷三百年雨露膏潤之物蔚然春榮一旦槁然秋後之園林葢天運然而柳子所謂咸宜韓子所譏薄功而厚賞豈其非耶公歸田山中而家日以肥子孫蕃碩

而且賢公殁之後悉為當路所禮起家以仕此非公之所留者乎予公之門人也識公二子矣世孫鼎實教授海陵官滿而人士稱頌之不渝不墜其家學不忝其世德此非公之所留者乎嗚呼天之生賢人君子也以為民也公抱賢人君子之器百不及試一二令二子諸孫俱有位方日進而日升一命以上可賜於民小大多寡分數不同耳公不獲大用於昔者子若孫以之試於今焉此賢人君子之冑所以繼先志而天所以生賢人君

子之心也其母曰位不足以行其母曰時不可以行夫令昔殊時而令之民猶昔之民也夫豈遂忘之哉斯言也昔嘗聞於公而非迂也鼎實歸尚以斯言諗於父兄

贈畨易吳岫雲序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摹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

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悦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餘風猶未泯番陽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絶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

喜之之深耶

送羅養正北游序

廬陵印岡之羅自澗谷翁以有學有文有聲於時其族詵詵多聞人往年於金陵識恭有甫得其雜著數十條言當世事一一精實可采時與侍御史程公共觀而稱嘆然而竟韜晦不用以至於今養正能學其家學出為伯父後其貌若甚愿其言若甚訒退然山澤之癯而孰察其秉謹審縝栗毅於進為殊不類迂疎之儒蓋羅氏

之才子將游京師與文署丞孔君其姻戚也昔韓子送董邵南游河北以謂子之不遇雖慕義強仁者以愛惜焉今養正之未遇與邵南惡有異也京師豪俊之林豈無惻然而仁挺然而義卒然邂逅而相歡如故者矛矧又姻戚牽聯援引於其側哉養正之行也余知其必有合矣

贈丹國壽序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

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昺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葢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問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

所從來任吏之過也上饒愚溪尹國壽儒官名家值世代遷革世官不可復叙圖試吏以庇其身然屢試而屢格既不獲所圖遂專意篆學游士大夫之門得其片文隻字者如寶儻使試吏日勞形於案牘隨羣隨隊後後馬習奴隸書之不暇雖欲研精心畫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其可得乎然則國壽之不用於時未為不幸也夫篆書之派自秦任吏始而國壽篆學之工乃以其不為吏之故二者之互消長如此夫是學也久則神神則天

如其未也亦將齊名於冰銜而所以光其先世人不瀆其家聲者與為刀筆吏於一時其得喪榮辱豈不相去萬萬哉

贈之金陵序

金陵東南之都會而秦之前靡聞龍盤虎踞之奇漢末忠武侯實顯其秘時英雄各營窟穴是盍悠然有觸於心孫氏以來遂成僞霸之居中州衣冠道盡司馬氏揭區區文物寄之一隅自是聲名與中州等故士之游其

地者往往徘徊踟躕顧瞻歔欷而不能已其所由來非一日也今四海一家金陵僻在江之濆豪華之迹息狡黠之念絶而詩人墨客之悲慨填寫亦且竭矣地以時而輕重今金陵豈昔金陵比哉而何汲汲為斯游也問之曰士有志天下不有得於昔必有得於今夫昔人興廢之由誠無預吾事若令人休戚之故獨非吾所當動心者乎當今置中書省分治江之南凡三又設御史府於金陵以糾之東南百萬生靈之休戚不係於斯乎吾

將往觀焉予應曰然予之志如是行可矣余數游金陵中州大夫官於彼家於彼者類多才且異予往而觀其人察其行事稽其用心歸以語余其必有以起予也予之志如是行可矣

送鄧性可序

男有分女有歸不必為己此大道為公之世也噫不可復見已男女得以及時詩人美之蓋被二南之化而然大道既隱二南之化豈常然哉自士無恒產雖事育或

有所不贍而況於嫁娶乎世有睦婣任恤仁於其類者往往稱為卓異之行嫁者與錢五十緡娶者與錢三十緡范文正公睦其宗族者如此有能推公此意婣於姻親任於朋友恤於鄉里一如其睦於宗族者焉則及時之幸是亦二南之時也詩人之美奚得以專於昔鄧性可家徒四壁二女皆已笄而字昏期邇只問其所以將者闕如也其宗族果有文正其人乎無也姻親朋友鄉里之間則未必無矣余亦忝朋友之一贈之以財力不

足而與之者薄於是乎又益之以言

為趙法曹求賻序

楊林趙法曹蕭然一貧女喪未塟余方為之哀顲於仁人而又倐有妻喪何其厄哉噫古傳記所載賙人死喪事非一不復徧舉余游北方見有喪者一家號慟百務俱廢爨不舉火隣里為粥為飯以飲食喪家之人併及遠地來弔之客初死各將衣衾來襚遂歛既歛各持錢財來賻遂塟故雖甚貧之家遭死喪之禍無營辦應接

之窘無倥偬缺乏之虞死者易得以全其禮生者亦得以專其哀此中州之微俗也當今風化自北而南法曹其告闕知舊比閭族黨閭將見人人動心垂情如文正忠宣父子而與鄉之俗即中州之美於畢二喪也何難之有

贈一飛相士序有詩

予少有狂疾志欲學飛凡可以飛之術每究心焉或謚予曰兩間能飛之物唯羽族飛之最高而奈久者莫鷹

隼鴻鴈若也然鷹隼貪食肉鴻鴈貪食粟苟所貪之食不飽則其飛之力不能以不倦人之飛異於是人孰無骨肉血髓孰不資外物以養能不人於人而與雲霞風飈齊飛必其專乎内遺乎外所資以益吾之身者悉不以溷吾之口滓吾之腹俾吾之骨肉血髓銷鑠變化始如未生之嬰兒終如太虛之無有而後倏忽往來飛行於上下四方而無留礙予信其説之然而不能然者不能離吾父子兄弟徒友朋侶也是以舍其説而守吾之

故吾意其老矣無復有是志矣而夜寐猶或夢飛則少年之宿染舊習其根刋除未盡也今年七十有六適在京師有自號一飛之人相與啟不覺欣欣然悅之因自笑曰吾之病根豈但於夢境而有未刋除者哉其人善談所識窮達與其未來休咎如燭照鏡鑑乃為之喟然嘆曰飛者善目予以能飛而善相予騷容有言黄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員方謂其飛愈高而目之視愈遠也大鵬逍遥九萬里之上下視人寰

不啻甕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起滅其區區之窮達休咎又奚足云昔聞華山隱者麻衣道者之流翩翩飛游乎世外雖不相人而超然神智靡不先知也若猶與世内食粟食肉輩混處塵埃中則如紛紛之蜂蝶款款之蜻蜓雖飛也而相去地行之物不能以寸詎能納八表於一瞬也邪子之飛也如之何相者對曰人寓形於走類我人類也走於地而已常人之走或終歲不出門户或終世不入城府而我於燕楚齊秦走千萬里如咫尺

以走之百當飛之一亦走類中之飛者爾而必取飛之飛為喻公言得無過與予謝曰予怵於子之名予今自吐情實予言誠過聊贈詩一章以釋前之過言云自言逐日走漫説刺天飛無處不留跡有塵常滿衣空中懸五眼方外破三機識徧六六善相人誰敢非

送程平父序

上饒月岩程公往年官吾郡諸生中特異目予令湖北憲使郢人公同宗也時亦游吾郡與予相友善未幾時

草而身遁無從問公安否何如獨憲使出為時用既久迺聞公以壽考終而子若孫能自樹立以昌其家於是而信盛德之有後越數年會公之子於廣陵學舍又十餘年於廣陵見公之族孫衡英輿而粹温學古近詩五七言如雄風舞雪令人卓闕不給亦異哉程之族祇於廣陵禎於新安而條於江南江北自六朝以來稱著氏其為才子也固宜衡方為當路所愛試學官浸浸向用日長而人不知再以家世名世可也詩一伎爾予覩月

岩公猶師公不可見已得見其族之有人惡乎而不喜惡乎而能已於言哉

贈鬻書人楊良甫序

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褏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噫可謂難也已然其得之也艱故其學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學名其家歷代方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録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功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

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嘗有與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光書彌多而彌易學者生於今之時何其幸也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宜矣而或不然何哉挾其可以檢尋考證之且易遂簡於耽玩思繹之實未必非書之多而易得者誤之噫是豈鋟者之罪哉讀者之過也汴人氏楊字良甫業鋟賢聖之書市徧致

其所無以資學者余嘉其功而慮讀者之或因是而不自勉也葢欲人人善讀書而得於心則楊氏之功為不虛

送葉鈞仲游孔林序

盱江陳子實以書抵予曰廣信葉鈞仲湖海士靜德祝君之鄉人而所加禮者將有曲阜之役顧有以張之噫予忝與祝君為代未及期而君疾不起夫交代之好猶兄弟也生不及識死不及哭悲如之何簡書促赴官急

予悲未忘而未忍行也祝君不可復識矣得識君之所愛敬者其敢不用情予哉鈞仲工詩而多藝能挾此以遊誰不愛且敬抑曲阜聖師之林廟雖逢盛代褒崇而不免於寂寞荒落也升於其堂豈復得聞金石絲竹之音觀於其鄉豈復得見浴沂風雩之樂孔氏子孫大率類農夫野人有所謂儒見聞染習亦不過南北陋儒俗謬之學問其先世所以得為萬世之師之由茫然不省其故子之至彼也能無悵然望缺弛然興盡甲陬而歸

乎子如欲觀聖人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具在方寸之内一俛仰間可遊也又焉用遠適為雖然遊之必以其道去揚地之輕揚就曾人之質曾此出門第一程也吾語子遊也他日再瞻眉睫矍然起而賀曰幸哉我子已得遊聖人之門

送范文孺痔醫序并詩

痔之為疾最下而痔之為醫最上何也其方秘其術奇而能者鮮也豫章范文孺之於醫外父家之業也七世

其父壻其門傳其業古人稱三世之醫令文獳自外氏傳其父父又傳之子凡九世矣父子為人已疾奚啻數伯人去年療吾友其疾甚三月愈今年療吾兒其疾輕一月愈皆先攻之以毒藥去惡肉然後養之以善藥長新肉如士之治已去其惡疾而養其良心如農夫之治田去其惡草而長其良苗如吏之治國去其惡類而養其良民其事殊其理一也凡有血氣之屬疾雖小不可有於身況痔之久為漏漏不已則殺人工於已此疾者

得不為上醫也哉余愛之重之言之不足而詠之以歌其辭曰　蒙莊超世外有患不到身寓言䟽秦醫託以譏時人遑知血肉軀微若尢嚬呻安得希文者普救疾疾民

吳文正集卷三十四